

筆記小說大觀集

元 盛如梓撰

庶齋老學叢談

全

進步書局校印



元盛如梓著

庶齋老學叢談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庶齋老學叢談提要

元盛如梓著計四卷首敘元世受命之符雖涉附會猶是君子居是邦之義其餘多載兩宋軼事左袒秋壑乃其一病至其論文說詩確有見地固非媚古功深者不辦

元盛如梓撰

金大安元年。河清上下數百里。次年庚午。我太祖皇帝經畧中原。以應受命之符。耶律柳溪詩集云。角端呈瑞移御營。楹亢問罪西域平。注云。角端日行萬八千里。能言。曉四夷之語。昔我聖祖皇帝出師。問罪西域。辛巳歲夏。駐蹕鐵門關。先祖中書令奏云。五月二十日晚。近侍人登山。見異獸。二目如炬。鱗身五色。頂有一角。能人言。此角端也。當於見所。備禮祭之。仍依所言則吉。此天降神物。預言吉徵也。

聖朝開創之初。雪不解。那顏為領軍霸都侍衛。睿宗西征。武勇無敵。所至成功。及平中原。受汴降。今棠陰如故。

憲宗在位。以公之子兀良合台。為征蠻大元帥。子阿木佐之。統兵由蜀道征大理。交趾。斡腹湖。廣南方震驚。甲寅年。雲南諸國三十七部。金齒烏蠻等。悉皆歸附。至己未年。世祖渡江。元帥父子七八年于外。方會合班師。至元十一年。上命伯顏丞相。統兵過江。阿木平章首渡南岸。收附鄂州沿江諸郡。次年秋七月。平章拜左相。奉詔分兵鎮遏揚州。又次年秋。兩淮州郡續續歸附。惟公三世開疆拓土。戰勲為多。今

雲南立行省宣司路府州縣置官署吏聲教所及舉為化內皆丞相父子之功曩使臣回自交趾諸夷懷慕猶問平安先帝推恩三世俱河封南王諡忠定武毅武定今河南省丞相吉公武定王之子亦已封王詔書褒美卓冠古今王之子集賢學士南谷公以世其家天之報於元勳者功名富貴傳之子孫無窮矣

世祖皇帝欲平江南諸老以東南為諫者數人耶律丞相獨不諫曰此舉必取今諫

者日後定羞了面皮公明天文知氣運歷數而然

王元禮即中說

耶律文獻公子中書令湛然居士孫丞相雙溪曾孫宣慰柳溪四世皆有文集共百卷行於世柳溪在楊曰委草丞相行狀嘗觀劉後村狀真西山行實奏穆陵謂耶律某建平南之策于時已有此議中書令國初時扈從西征行五六萬里留西域六年有西遊錄述其事人所罕見因節畧於此公戊寅春三月出雲中抵天山涉大磧踰沙漠達行在所明年大舉西伐道過金山時方盛夏雪凝水積斲冰為道松檜參天花草彌谷金山而西水皆西流入海其南有回鶻城名別石把有唐碑所謂瀚海軍瀚海去城數百里海中有嶼其上皆禽鳥所落羽毛城西二百里有輪臺縣唐碑在焉城之南五百里有和州即唐之高昌亦名伊州高昌西三四千里有五端城

即唐之于闐國。河出烏白玉。過瀚海千餘里。有不刺城。不刺南有陰山。東西千里。南北二百里。山頂有池。周圍七八十里。池南地皆林檎。樹陰翳翳。不露日色。出陰山有阿里馬城。西人目林檎曰阿里馬。附郭皆林檎園。故以名。附庸城邑八九。多蒲萄梨果。播種五穀。一如中原。又西有大河。曰亦列。其西有城。曰虎司窩魯朵。即西遼之都。附庸城數十。又西數百里有塔刺思城。又西南四百餘里有苦蓋城。八普城。可傘城。芭攬城。苦蓋多石榴。其大如拱。甘而差酸。凡三五枚。絞汁盈盃。渴中之尤物也。芭攬城邊皆芭攬園。故以名。其花如杏而微淡。葉如桃而差小。冬季而花。夏盛而實。八普城西瓜大者五十斤。長耳僅負二枚。苦蓋西北五百里有訛打刺城。附庸城十數。此城渠首。常殺命吏數人。商賈百數。盡掠其財貨。西伐之舉由此也。訛打刺西千餘里有大城。曰尋思干。尋思干者。西人云肥也。以地土肥饒。故以名。甚富庶。用金銅錢無孔郭。環城數十里。皆園林。飛渠走泉。方池圓沼。花木連延。誠為勝概。瓜大者如馬首。穀無黍糯大豆。盛夏無雨。以蒲萄釀酒。有桑不能蠶。皆服屈眊。以白衣為吉。以青衣為喪服。故皆衣白。尋思干西六七百里有蒲華城。土產更饒。城邑稍多。尋思干乃謀速魯蠻種落。梭里檀所都。蒲華苦蓋訛打刺城皆隸焉。蒲華之西有大河。西入於海。

其西有五里犍城。梭里檀母后所居。富庶又盛於蒲華。又西瀕大河有班城。又西有
靛城。自此而西直抵黑色印度城。亦有文字。與佛國字體聲音不同。佛像甚多。不屠
牛羊。但飲其乳。土人不識雪。歲二熟。麥。盛夏置錫器於沙中。尋即鎔鑠。馬糞墮地沸
溢。月光射人如夏日。其南有大河。冷於冰雪。湍流猛峻。注於南海。土多甘蔗。取其液
釀酒熬餠。印度西北有可弗叉國。數千里皆平川。無復丘垤。不立城邑。民多羊馬。以
蜜為釀。此國晝長夜促。羊腩熟。日已復出。正符唐史所載骨利幹國事。但國名不同。
豈非歲時久遠。語音訛舛。尋思干去中原幾二萬里。印度去尋思干又等。可弗叉去
印度亦等。雖縈迂曲折。不為不遠。不知幾萬里也。

湛然居士集。有河中府詩十首。尋思干城。西邊稱河中府。詠其風景云。開罇傾美酒。
擲網得新魚。釀酒無輸課。耕田不納租。避兵開邃穴。防水築高臺。六月常無雨。三冬
却有雷。園林無盡處。花木不知名。衝風磨舊麥。懸碓杵新粳。西人用風磨。如南方水
磨。春則懸杵。春花渾謝。冬天草又生。每春忘舊閏。隨月出新年。強策渾心竹。難穿
無眼錢。食飯秤斤賣。金銀用麥分。黃橙調蜜煎。白餅糝糖霜。教早河為雨。無衣壠種
羊。余嘗閱唐會要。有壠種羊。未之信。觀此信有之。公自注。西人不計閏。又贈高善長

詩云。一住十餘年。物我兩相忘。

許獻臣僉事說。益吉刺日不落。只一道黑氣遮日。煮羊膊熟。日又出也。保定劉敬之往任斷事官。親見之。此亦符唐史骨利幹國事。但地名又不同。或有沿革。觀此則日月不出入乎地中。繞北極之下。以為晝夜。信而有證。劉夢得蘇子瞻皆有羅浮夜半見日詩。恐此山正與彼對。但不知相去幾千萬里也。

張橋軒先生。寓軒相公父也。有雜錄云。鳳翔古雍州。秦穆公羽陽宮。故基存焉。其瓦有古篆羽陽千歲字。昔雲中馬勝公得之。方僅數寸。貯以囊。雖兵革患難。至於飲食坐卧。未嘗少離。其好古一至於此。近有士人得一硯於湖南。上有此四字。持以問。余舉此告之。仍以寶刻叢書證之。陰字在硯之左。字書奇古。非銅雀所能及。屢見銅雀硯。皆有陽字。紀建安十三年造。嘗聞其土著人。瓦甚大。每片可為四硯。則平日所見皆偽也。荆公詩亦嘗辨之。

寓軒先生說。八作司見收星落石一塊。色白如玉。大如鵝卵。上有篆字十餘。不可識。印其文於書帙上。余閱筆談。常州治平元年。有聲如雷。星大如月。再震而移。三震而墜。久之視其所。乃得一丸石。其大如拳。其色如鐵。二石皆落星也。形同而色有黑白。

何耶。

易解最多。或以卜筮。或以性理。然其大疑大惑。多不可曉。聖人之言。其語同則其說同。元亨利貞。乾坤屯隨臨革。無妄。七卦辭也。如何獨以乾為四德。餘卦則不然。辭同而說異。聖人之意。恐不如此。文言四德。是魯穆姜釋隨卦辭。歐陽公童子問反覆詳盡。蓋欲釋學者之疑。晦庵先生易說云。人自有合讀底書。某才見人說看易。便知他錯了。未嘗識那為學之序。聖王崇詩書禮樂以造士。未嘗言易。易自別是一箇道理。不是教人底書。某枉費許多年工夫。

說易者每引連山歸藏。不知其為偽書。隋史劉炫聰明博學。牛宏購求天下遺書。炫偽造書百餘卷。題為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後有人告之。經赦免死。坐除名。歸藏隋志易序云。漢初已亡。按晉中經有之。惟載卜筮。不似聖人之旨。取備殷易之闕。觀此又安知其非偽耶。蔡季通已嘗說連山歸藏不傳。

康節言。孟子著書未嘗言易。其間易道存焉。

先儒謂學易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毋於周孔足跡下盤旋。

康節曰。春秋者。孔子之刑書也。又曰。春秋者為君弱臣強而作。故謂之名分之書。

春王正月。胡文定公謂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晦庵以為不如此。然宗之者衆。或謂皆寅正紀事。近世戴岷隱諸公。皆是此說。或以為無所謂例。無所謂褒貶。夫子據魯史直筆而書。此說晦庵亦曾說了。或以為六經所書皆寅正。平王東遷後。以子為正。魯亦以子為春。或以為正月非正月也。不書王無以知其為十一月。未知孰是。晦庵謂某所以都不敢信諸家解。除非是得孔子還魂親說出。

左氏晦庵以為楚人。項平庵以為魏人。

葉石林謂左氏魯史臣之後。雖未必見當時孔子所約之言。而多知魯事。公穀則受學於孔門弟子者也。創立凡例時。亦有及其事者。因其聞而得之也。今經之目既不可見。而義又無顯然以告後世者。千載之下。憑空臆斷。而議聖人深嚴精微之法。以必其合可乎。

成公十七年。范文子自鄢陵克敵而還。使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難將作矣。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卒。昭公二十五年。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叔孫昭子自閭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之齊。與公言平子有異志。昭子恥於見欺。十月辛酉。使祝宗祈死。戊辰。

卒。二子思免於患。見幾而作。可謂勇矣。皆卒於戊辰之日。異哉。

僖公十九年。宋襄公使邾文公用鄆子于次睢之社。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泓之戰。傷股而卒。用之者。公穀謂叩其鼻以血社也。左氏注以人代牲。未知孰是。汴梁記。睢水有祆神廟。昭公十年。季平子伐莒。取郟。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其後果逐。昭公十一年。楚靈王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况用諸侯乎。後于乾谿自縊。左氏載息夫人事。為楚文王生堵敖及成王。猶未言。故王維詩云。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胡曾云。感舊不言長掩淚。只緣翻恨有華容。杜牧云。細腰宮裏露桃新。脈脈無言幾度春。皆祖其說。余謂息媯既為楚子生二子。衽席之間。已非一夕。安得未言。晉景公病。將食麥。張如廁。陷而卒。國君病何必如廁。假令如廁。豈能遽陷而卒。此皆文勝其實。良可發笑。

叔孫豹適齊。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生子曰豎牛。朱溫掠地宋亳。與逆旅婦人野合。而生友珪。後二人為二子殺身破家。二事却相類。余閱世似此者多。不能

謹一時之獨。適足貽千載之笑。宋三盜賊。固不足責。而謂叔孫穆子為之乎。

左氏載正考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僂。三命而俯。猶牆而走。亦莫余敢侮。莊子云。正考父一命而僂。再命而僂。三命而俯。猶牆而走。左氏作僂僂。莊子作僂僂。其文頗順。林竹溪云。僂背曲。僂腰曲。

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於大辰。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瓊竿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明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皆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之。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遂不與。鄭不復火。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將旱。秋八月旱。梓慎之占有差。裨竈之言有不中。

前輩謂井田之法。如畫棋局。有丘陵原隰。必不可行。遂謂井田不可行於後世。襄公二十五年。楚蒍掩為司馬。子木使圉賦。掩書土田有曰。度山林。鳩數澤。町原防。井衍沃。東萊先生曰。原防之間。其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則別為小頃町。至衍沃平美之地。則用井田之法。先王之制。曷嘗概之以碁局之畫哉。近觀石洞紀聞有曰。方里而井。是一里畫為一井。古人所井者。只是中原平曠之地。若地勢高低處如何井得。想江

南只用貢法。為掩之說。偶忘之矣。

陳后山謂杜子民言大伾今黎陽是也。洛水安陽河是也。大陸邢州鉅鹿泊也。九河者。分為支流。逆河者。為潮水逆行。余以近世書解考之。九河逆河。色淪入海。不可尋考。又以今日觀之。河自淮入海矣。后山又謂瓠子在雷澤。黃河故道。今名沙河。其西北猶有瓠岡。

禹貢三江。余於嘉定集已嘗言之。中江為震澤害。傳同叔謂禹塞之。今東壩是也。余謂使禹塞之。書必不曰東為中江入於海。必塞之於後世。嘉定交代貢仲堅謂錢王塞之。其說有理。王據兩浙時。多興水利。

書之百篇。倭國猶有本。歐陽公日本刀歌云。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諸國。舉世無人識古文。湯東澗跋曰。日本僧苾書。朱文公言。聞外國書逸篇皆全。其釋孟子盡心一條。亦託外國本以備攷。今北峯之子行果為予言。苾來中國。見六經之本不同。既歸。模其國中本。遣高弟僧護行。以送吳越。知舊中流失舟。苾以喪其弟子。誤謂此書不當入中國。以致於此。

劉元城先生云。書皋陶謨。無教逸欲有邦。古本作亡教逸欲有國。引漢書為證。又曰。

六經中似此等甚多。鄭夾漈著書辨訛。詩辨妄。二書詳悉。有益學者。但相承已久。不能遽改。近年婺王魯齋著書疑。長沙易公著易舉隅。發明尤多。皆先儒之所未言。予以見學無止法。

庭燎詩傳云。大燭也。或引齊桓公庭燎之百注者。謂古制未得而聞。要以物百枚纏束之。用松葦竹。灌以脂膏。焚之。煙燄灰燼。殊為不經。古制必不如是。學校秋丁。尤非所宜。不若多設燈炬。木燭為佳。木燭高五尺。下有座。上用鐵盤。燃以膏油。若以松葦竹百枚纏束之。炬火也。非燭也。又據字書。樺字以其皮卷之。裹松脂。燃以為燭。此却有理。勝纏竹葦矣。

齊地有蟲。類蚯蚓。大者人謂之巨白。善孽地以行。孟子所謂吾必以仲子為巨孽焉。孽字作孽。即蚯蚓之大者也。故謂蚓而後充其操者也。見晁氏

王濟南曰。聖人之意或不盡於言。亦不外乎言。不盡於言而執其言以求之。宜其失之不及也。不外乎言而離其言以求之。宜其傷於太過也。

史記初看竊怪語多重複。事多夸誕。及看子由古史。刪除簡當。固為奇特。然稱太史公為人淺近而不學。疎畧而輕信。又怪其貶之太過。況是時書籍未備。諸子雜行。有

未暇詳考。其易編年而為紀傳。其法一本於書。後世莫能易。洪容齋云。太史公書若
褒贊其高古簡妙。殆是模寫日星之光輝。多見其不知量。近年得濟南經史辨惑論。
史記者十一卷。採摭之誤若干。取舍不當若干。議論不當若干。姓名字語冗複若干。
文勢不接若干。重疊載事若干。指瑕摘疵。畧不少恕。且有遷之罪不容誅矣之辭。吁。
太史公初意。豈期如此。可哀也已。洪則專取其長。王則專攻其短。人之好惡不同。及
觀晦庵先生語類云。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麓率。史記疑當時不曾刪改脫彙。又謂
史記恐是箇未成底文字。故紀載無次序。有疎闊不接續處。先生之說。察而恕矣。又
以眾說質之本傳。其與任安書。明說凡百三十篇。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
觀此則為未脫彙明矣。責之者諒此可矣。

班固嘗譏遷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敘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
勢利。而羞貧賤。後世愛遷者。以此論為不然。謂遷感當世。憤其身。有所激而言。非誠
然也。當武帝之世。表章儒術。罷黜百家。宜乎大治。而窮奢極侈。海內凋弊。不若文景
尚黃老清靜。天下饒給。所以先黃老。而後六經。武帝用法深刻。臣下當誅。得以貨免。
遷遭李陵之禍。家貧無財自贖。交游莫採。卒陷腐刑。其進姦雄者。歎無朱家之倫。不

能脫已於禍。其羞貧賤者。自傷以貧不能免刑。故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固不察其心而驟譏之過矣。

路史秦皇氏注。春秋命歷云。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為十紀。乾鑿度及春秋元命苞皆云。二百七十六萬七千年。廣雅因之。均為誕妄。夫二十九萬一千八百四十歲。而及太素冥筮。此道之根本也。嘗舉以問陳月觀先生云。康節皇極經世書。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只是此數。帝堯即位之年。甲辰已在午。又舉以問一前輩云。路史不足觀。僅可糊壁。余聞之矍然。觀其引援該博。無書不讀。且文字奇古。未易及也。曾搏喬為作傳。敘其述作非止一書。博學如斯。古今有幾。此語甚失忠厚之意。

皇王大紀。自人皇氏以後所敘世氏。與路史不同。其述作之法。本乎康節。以易書詩春秋為據。謂康節之數精極天地。必不妄。以堯即位甲辰為準。用之以表時序事。庶可傳信。此書五峯先生成於紹興辛酉。路史羅先生於乾道庚寅成。

范曄。秦之子也。家世文學。父祖歛歷。竝有名前代。秦能使王弘推讓大權。曄乃助義。康為逆。被誅。籍其家。樂器服玩。竝皆珍異。妓妾不勝珠翠。其母則居止單陋。弟子冬

無被。叔父單布衣。至市臨刑。家人悉至。曄見妻則笑。見母呼泣。而曄無言。見妓妾乃悲涕流連。是為不忠不孝之人。後世乃讀其後漢書。安得大手筆重為修纂。削其名可也。昔文伯之喪。朋友諸臣未有出涕。內人皆行哭失聲。其母以為必多曠於禮。據其床而不哭。曄之誅不足以塞其罪。

晉史多幽冥鬼怪謬妄之言。取諸幽冥錄搜神記等書。不知誠有其事否乎。

宋史徐廣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遍。

謝儁拙之族。嘗一朝乏食。其子啟欲以班史質錢。儁曰甯餓死。豈可以此充食乎。

孫子曰。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注曰。拳與秦同。攘臂繩也。今臂袖手圈。言解闔者當善以手解之。不可用秦也。然下句已有救闔者不搏搦。上句恐別有意。或如龔遂亂繩之說。與人鬪者何暇先用袖圈。然史記文意及注皆不同。控拳作控捲。子由古史亦然。

先賢云。高祖其勢可以守關。不放入項王。然須放他入來者。有三事。一是有未坑二十萬秦子弟在外。恐內有父兄為變。二是漢王父母妻子在楚。三是有懷王。今考之史。項王坑降卒二十萬於新安之後。方破關入秦。漢王已王漢中。出定三秦。至彭城。

之戰。父母妻子方在楚。入關時尚在沛。懷王之說亦恐未然。子嬰降。諸將請誅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以能寬容。且殺降不祥。沛公重德於懷王。何有嫌疑。項王弑義帝。漢王為發喪。告諸侯伐楚。三說甚失照管。因筆於此。

前漢書有刑法志。無兵志。後漢書刑法志亦無。隋晉書俱有刑法志。唐書有兵志。又有刑法志。

通鑑梁武帝天監十三年。用魏降人王足計。堰淮水灌壽陽。調役夫及戰士共二十萬。南起浮山。北抵嶢石。依岸築土。合積中流。十四年四月。將成而復壞。或言蛟龍能乘風雨破堰。其性惡鐵。乃運鐵數千萬斤沈之。亦不能合。又伐木為井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里內。木石無巨細皆盡。十五年四月。堰成長九里。下廣一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樹以杞柳。軍壘列居其上。九月淮水暴漲。堰壞。其聲如雷。聞三百里。沿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初魏人甚患之。將攻堰。李平以為不假兵力。終當自壞。此達理之論也。近年吉水周衡齋著通鑑論斷。歸咎於張豹之不修堰。平豈真有先見。不幸而言中。余謂周公未嘗至淮。不知淮流之險。四瀆者天所以節宣其氣。人力豈能勝。平真有所見也。據都梁志云。水落時舊基皆出。廣僅二十丈。長不

過二里。又自其處至浮山。尚二百餘里。浮山去壽陽四百里。不可得而灌。舊志所載。亦因前史夸誕而述之。未可盡信。

通鑑陳後主至德四年。吐谷渾可汗夸呂。在位百年。竊怪其在位之久。以歲月考之。夸呂自梁武帝大同六年庚申立。至陳後主至德四年丙午。方得四十七年。其誤明矣。綱目本末皆同。以訛相承。有誤學者。據唐書吐谷渾自晉永嘉時有國。至龍朔三年吐蕃取其地。凡三百五十年。乃絕。然偏方裔夷。親見晉宋齊梁陳隋唐七朝禪代。抑豈偶然。又不可與十六僭偽同日而語也。

嬴秦轉而呂政。併六國。稱皇帝。十三年而社稷為墟。典午轉而牛氏。江東乃百餘年。蓋始皇不仁。晉元帝猶賢乎彼。曹操篡漢。子孫戕於司馬氏。司馬氏骨肉自相屠戮。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高齊宇文周亦如之。隋文以詐取於周。煬帝弑父而篡。僅十三年身死人手。故曰秦隋。

漢末黨事起。袁閔築土室而居。自牖納飲食。潛身十八年而卒。申屠蟠因樹為屋。絕跡梁碭之間。司馬氏篡魏。范擘稱疾不出。寢於所乘車。足不履地。凡三十六年。壽八十四歲。終于車中。三子全身遠害。志趣一同。善於避禍者也。

商鞅亡至關下。欲舍客舍。舍人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鞅曰。為法之弊。一至此哉。劉毅為王鎮惡所攻。夜投牛牧佛寺。寺僧拒之曰。昔亡師容桓蔚。為劉衛軍所殺。今實不敢容異人。毅歎曰。為法自弊。一至於此。二人智窮力盡。適相似也。可發千載一笑。

王斗對齊宣王曰。王愛民不如尺穀。以尺穀為冠。不使左右便辟。必使工者。以其能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不使也。故曰。不如愛尺穀。宣王謝曰。寡人有罪。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引喻親切。其利博哉。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公曰善。於是下令曰。吾欲進善。有謁而不通者。罪至死。

班固傳司馬相如事。楊誠齋辨明詳切。非草草讀書者比。第以質為郎。謂輸貨而得仕。與諸家解不同。未知孰是。

楊敞為丞相。霍光使田延年報敞廢昌邑王事。敞驚懼。不知所言。其妻謂敞曰。猶豫無決。先事誅矣。即從之。令狐峘賁吉州。齊暎為江西觀察。按部。峘輕暎後進。其妻曰。君以白頭走小生前。不抹首屬戎器迎之。暎以為恨。奏其前過。賁衢州別駕。吁二公

俱以婦言是用而一得一失有智愚存焉。

蔡義以明經給事大將軍幕府家貧步行好事者相合為義買犢車乘之後代楊敞為相胡建天漢中守軍正丞貧無車馬步與走卒起居盛唐時仕於朝而無馬者官借之。

賈誼生遇明時有天資有學力年十八為吳公客二十餘文帝召為博士年少氣銳是以絳灌等毀之及謫長沙召為梁太傅陳政事疏言皆驗漢廷諸臣無能及之時二十五六也其死也方三十三歲文帝猶思其言使天假之年必大有可觀史臣謂其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不能過後世可及之者諸葛孔明而已未出茅廬三分天下時方二十三歲。

後漢魏桓不肯仕鄉人勉之曰干祿求進行其志也方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使桓生去而死還於諸子何有哉。

蕭何傳不言律令李邕傳無一字及筆札五代劉昫傳不書修唐史。

墨允墨智乃伯夷叔齊也。

越有君子軍六千人石勒集衣冠人物別為君子營。

姑蔑故城。即今之龍游縣。姑蔑墓在東華山偃王廟後。慶元閒為人所發。其閒古物充拓。隨即灰散。惟數瓦缶不壞。水滿其中。又併其埋銘碑而棄之。惜哉。衢人以其磚為硯。韋昭注國語。謂姑蔑今之太湖。非也。

巫山神女廟。兩廡碑文。皆言神助禹開峽有功。是以廟而祀之。極詆宋玉雲雨之妄。余謂與揚州后土韋郎事相似。舊塑綠衣年少於旁。明道以其褻瀆。遂撤去之。不特此二事。月宮姮娥初無此說。誕妄始於淮南子。漢人從而傳之。唐宋文人又從而詩之歌之。史先生數齋佔畢。論之詳矣。

陸機雲兄弟。託身於成都王穎。葉石林避暑錄云。當危亂之世。貪權喜功。雖欲苟全可乎。斯言是也。謂盧志稱其父祖名。機怒。亦稱盧之父祖名以報。河橋之敗。志因譖之。父子兄弟皆誅死。余謂此說非也。使機當日無此語。亦被禍。不思機乃亡國人。至中原在賈謐二十四友之列。及誅謐。機亦有功。人得以議之。倫將篡位。機在中書。九錫文。禪詔亦與焉。減死徙邊。遇赦而止。晉室多故。機不識時。昧亂邦不居之戒。欲取功名。富貴。愚矣。顧榮戴若思等。勸其還吳。孫惠勸其讓都督於王粹。皆不從。機之禍。其在此矣。故志等得以害之。其豪士賦有云。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

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適足以自道也。良哉。

嵇阮齊名。皆博學有文。然二人立身行己。有相似者。有不同者。康著養生論。頗言性情。及觀絕交書。如出二人。處魏晉之際。不能晦迹韜光。而傲慢忤物。又不能危行言遜。而非薄聖人。竟致殺身。良哉。籍詩云。甯與燕雀翔。不隨黃鶴飛。黃鶴遊四海。中路將安歸。劉後村云。非謂甘為燕雀。自傷其才大志廣。無所稅駕。以史觀之。此是其全身遠害之術。而寓之詩。其放蕩不檢。則甚於康。不罹於禍者。在勸進表也。

晉范堅。遷尚書右丞。是時廷尉奏殿中帳吏邵廣盜官幔三張。合布三十疋。當棄市。二子宗雲。乞沒為官奴。贖父命。尚書朱暎議。天下人父無子者少。一事遂行。便成永制。恐死罪之刑。自此而弛。堅同暎議。時議者以廣為鉗徒。二子沒入。足以懲艾。使百姓知父子之道。聖朝有垂恩之仁。可特減廣死刑。二子為官奴。不為永制。堅駁之曰。淳朴澆散。刑辟乃作。刑之者所以止刑。殺之者所以止殺。未有行小不忍。而輕易典刑者。許宗等所乞宥廣之死。若有宗比。不贖父者。豈得不擯絕人倫。今云不為永制。臣以為王者之作。動關盛衰。頌笑之間。尚慎所加。況於國典可虧。人之愛父。誰不如宗。今既許之。將來訴者。不以為例。交興怨讎。此為施一恩於今。開萬怨於後也。成帝

從之。正廣死刑。

南史崔慰祖得父時假賞文疏曰。彼有自當見還。彼無吾何言哉。乃皆焚之。姚興遣尚書郎韋宗。使於僭檀。與宗論六國縱橫三家戰爭之事。遠言天命廢興。近陳人事成敗。機變無窮。辭致清辨。宗出而歎曰。命世大才。經綸名教者。不必華宗夏士。撥煩理亂。亦未必八索九丘。五經之外。冠冕之表。復自有人。

宋史載韓侂胄用事時。其誕日高似孫獻詩九章。每章用一錫字。辛棄疾以詞贊其用兵。則用司馬昭假黃鉞異姓真王故事。是誠何心哉。士大夫所守必正。可仕則仕。可止則止。一以孔孟為法。斯不失為君子。如疎察稼軒。負大文名。而有此作。穢名史冊。悲夫。

趙南仲兄弟平李全日。參議官則全子才。有蔣山僧見全喜甚。曰。逆全誅矣。問其故。曰。公之姓。賊名也。公之名。賊姓而少一。合姓名而觀。是倒懸李全而無左臂也。其說果驗。

宋甲戌十一月廿四日。李中書奏。有小夫溺於祥曦殿前。問其人。乃朱舍人廳王姓者。乞下有司追治。吁。此國亡之兆也。夷射姑之事。尚致邾莊公之卒。况實事而李公

親見乎。

魚齋老學叢譚卷一終

庶齋老學叢譚卷二

元 盛如梓撰

今之揚州。秦為廣陵縣。漢為廣陵郡。揚州治所。或在歷陽。或在壽春。或在建康。廣陵皆非所統。隋開皇初。方改為揚州。其城即今寶祐城。周三十六里。因吳王濞之都也。今揚州城。乃後周顯德五年。於故城東南隅改築。周二十餘里。大市東南角俞生家穿井。猶有船版路。學採芹亭。後開阮得岸。椿婆羅木。教授劉青溪取為器用。郡城因革。塞河道。平丘阜。成街市。理勢然也。如開明橋之類。皆因舊徙置。

廬江郡志載灑湖事。昔有巫媪居。縣有老叟曰。石龜口出血。此地陷為湖。未幾有人以豬血置龜口。巫媪見之南走。其地遂陷。然東漢永平十九年秋七月。灑湖出黃金。

注灑湖小反縣名

在合肥東南。則城陷之說妄矣。西南夷邛都縣地陷為湖。因名邛池。注引

李膺益州記。邛都縣有老姥家貧。每食有小蛇在牀。姥憐而食之。後長丈餘。令有駭馬。蛇吸殺之。令怒殺姥。蛇為姥報讐。每夜聞風雷之聲。四十餘日。百姓相見。咸驚語汝頭那戴魚。是夜方四十里俱陷為湖。唯姥宅無恙。至今猶存。灑湖地陷。並緣於此。禹門化龍。詩家常用白樂天有龍門點額意。何如之句。類書引三秦記。河津一名龍

門。江海大魚。集其下不得上。上即為龍。中州士夫言。誠有點額者。今三門析津也。然後漢書交趾郡封谿有龍門。水深百尋。大魚登此化成龍。不得過。曝腮點額血流。此水常丹。杜詩中又有之。龍州門柳本亦有之。

初用之才。登州人。居之眾島。嘗為江淮行省都事。篤實向學。純古君子也。母老不仕。以孝廉旌表。嘗有音問往來。數年前。聞島上有墓。不知年代。包甃如新。俗稱康王墳。余以史傳考之。陳氏墓。齊之後。以海上一城為康公終老。此其葬地也。因勉之。於每歲春秋。集好古君子。於墓前澆奠之。亦厚德之舉。昨用之書至。云年來已成故事矣。書籍版行。始于後唐。昔州郡各有刊行文籍。寰宇書目備載之。雖為學者之便。而讀書之功。不及古人矣。况異書多泯沒不傳。後漢書注事最多。所引書今十無二三。且如漢武秋風辭。見於文選樂府。文中子晦菴附入楚詞後語。然史記漢書皆不載。藝文志又無漢武歌辭。不知祖於何書。

吹劍錄謂廣陵散為王陵母丘儉諸葛誕相繼為揚州都督。謀興復魏室。皆為晉誅。以廣陵為揚州。魏之敗散始於此。不知魏晉之際。揚州治所在壽春。與廣陵無干涉。魏史所言地。如百尺。如丘頭。如安風津。皆非揚之地也。散乃曲名。如操弄之類。潘岳

笙賦云。流廣陵之名散是也。韓皋審音。既失考於其前。俞公著書。復承訛於其後。武昌瀕江有呂公磯。上有黃鶴樓。一日有題漢宮春於其上云。橫吹聲沈倚危樓。紅日江轉天斜。黃塵邊火。瀕洞何處吾家。胎禽怨夜半。乘風玄露丹霞。先生笑飛空。一覩東風。猶自天涯。情知道山中好。早翠翬含隱。瑤草新芽。青溪故人信斷。夢逐颺車。乾坤星火。歸來兮。煮石煎砂。迴首處。幅巾蒲帳。雲邊獨笑桃花。不知為何人作。或言洞賓語也。後三年己未。大元渡江。外舅制集 辛公說

王明清揮麈錄載。紹興初。劉大中以監察御史宣諭諸路回。宰臣以其稱職。擬除殿中侍御史。高廟云。且除祕書少監。啟其所以。曰。大中所至。多興獄。尚有未決者。一除言路。外方觀望。恐累及無辜。紹興三年。知藤州侯彭老言。本州賣鹽。寬剩錢一萬貫。買到金一百六十餘兩。銀一千八百兩。投進。詔云。縱有寬剩。自合歸之有司。非守臣所得進納。或恐亂有刻剝。取媚朝廷。侯彭老降一官放罷。以懲妄作。所進物退還。杜祁公。衍相仁宗。為人清儉。平生非會客。不食羊肉。於時朝多恩賜。請求無不從。祁公每抑遏之。所請即封還。有私謁者。上必曰。朕無不可。但這白鬚老子不肯。

景祐三年五月。詔中外臣僚。許以家書附遞。明告中外。下進奏院。後以為法。放翁得

子虞濠上書。詩云。日暮坐柴門。懷抱方煩紆。鈴聲從西來。忽得濠州書。

姚將軍靖康初。以戰敗亡命。建炎中下詔求之。不可得。後五十年。乃從呂洞賓劉高
尚往來名山。有見之者。放翁感其事。作詩題青城山上。清宮壁間云。造物因豪傑。意
將使有為。功名未足言。或作出世資。姚公勇冠軍。百戰起西陲。天方覆中原。殆非一
木支。脫身五十年。世人識公誰。但驚山澤間。有此熊豹姿。我亦志方外。白頭未逢師。
年來幸廢放。倘遂與世辭。從公遊五岳。稽首餐靈芝。金骨換綠髓。歛然松外郁作飛
靖康建炎間。關中奇士趙宗印。提義兵出戰。有眾數千。所向輒下。敵不敢當。會王師
敗於富平。宗印知事不濟。大慟於王景畧廟。盡以金帛散其下。被髮入華山。不知所
終。放翁感其事。作詩曰。我夢遊太華。雲開千仞青。擘山瀉黃河。萬戶仰巨靈。往者禍
亂初。氛祲干太甯。豈無困郁作雲龍。一起奔風霆。時事方錯繆。三秦盡羶腥。山河消
王氣。原野失大刑。將軍散髮去。短劍斲茯苓。定知三峯上。爛醉今未醒。二事頗相類。
惜姚將軍不得其名。後之作史者。不知錄耶否耶。賴有陸詩傳於世。其詳當考之高。

廟實錄。

博紫姚平仲
放翁為作傳

周平園玉堂雜記云。卓后妃太子宰相麻。硯匣壓尺筆格糊板水滴之屬。計金二百

兩既書除目。隨以賜之。乾道以後。止設常筆硯。退則有旨。打造不及。賜牌子金一百兩。立后升儲。則倍其數。紹興二十四年。王公綸暫權內制。草劉婉儀進位貴妃制。高宗稱其有典誥體。潤筆萬緡。賜硯尤奇。

南軒先生除左司。孝宗諭以直宿。云以此處卿無他。要卿夜閒來說話。先生曰。某頃直宿。夜對多賜坐。一夕上曰。朕今日觀書至某處。以朕思之。其義如此。卿以為如何。某對曰。聖見高明。固已精到。然向上思量。猶有意思。因奏其說云云。上大喜。每夕必舉數端見問。某所對不是好勝。只要人主致思不已。天下之理無窮。愈思索愈有意思。

宋官制載。嬪御久不得遷。屢有干請。上答以無典故。朝廷不肯行。或對曰。聖人出口為勅。誰敢不從。上笑曰。汝不信。試為降旨政府。政府奏無法。上收以示嬪御曰。凡事必與大臣僉議。方為詔勅。或有只請御筆進官者。上取絲箋書某宮某氏。特轉某官。眾忻謝而退。至給俸時。各出御書請增俸。有司不用。退還。復訴于上前。上笑曰。果如是。諸嬪對上毀其御書曰。元來使不得。上笑而遣之。時咸服仁宗之聖斷。

趙太祖山陵。金之末年。河南朱漆臉等發掘。取其寶器。又欲取其玉帶。重不可得。乃

以繩穿其背。扎於自己坐而秤起之。帶始可解。為口中物噴於臉上。洗之不去。人因呼朱漆臉。後貨帶於汴。識者知為陵寢中物。敗露皆杖死。田君集說

楊起宗說汴京熙春閣。歷金國不毀。有詩題於上云。一閣看來盡鬼工。太平天子侈心雄。連天老蜃千年氣。跨海金鵬兩翅風。人說來從塵世外。天教不墮劫灰中。最憐寂寞熙春宇。猶帶斜陽照故宮。余謂必通好時。使臣經遊而題。厭次劉景陸來為憲幕。叩之云。王嘉甫國賓詩也。

三衢志云。吳越錢王祖塋。開化縣雲臺北原。初錢氏微時。有子為人負擔至此。其主人明地里。曰水流九曲。列岫如屏。葬此子孫當有興者。取竹枝標識之。翌日令錢子往視之。竹已根。遂伐去。給其主曰。無所謂竹矣。潛以其父母骨瘞此。今猶有倒生藤拂墓域。樵人以刀斷之。膏液如丹。

徐偃王事。衢新刊郡志。不得其實。按徐氏世譜。乃王之三十七世孫元泊公。避陽朔之亂。徙居江浙。隨處建祖廟。不獨靈山。他處亦有。編類不得其人。余已致事歸。不及訂正矣。

張寓軒先生說。長平之坑。至今猶有白骨。沈存中亦云。城父縣乾谿章華臺故基。往

往得楚靈王戰士之骨。慕容垂參合陂之敗。積骸如山。夏王勃勃殺僞檀人。積屍號
羈骸臺。倭之竹島曰骷髏山。

穎濱古史論曰。善乎子夏之教人也。始于灑掃應對進退。而不急於道。使來者自盡
於學。日引月長。而道自至。孔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達之有上下。出乎其人。而非
教之之力也。今世之教者。非性命道德不出乎口。雖禮樂刑政有所不言。而況於灑
掃應對進退也哉。

葉水心曰。今世學者以性為不可不言。命為不可不知。凡六經孔孟之書。無不牽合
其論。而上下其辭。精深微妙。茫然不可測。而聖賢之實猶未著。二公之說若合符契。
皆有所謂。

前輩云。學貴知要。不在貪多。用貴適時。不專泥古。

王狀元十朋讀禮堂記云。為仕者未嘗不讀書。能讀而不能行。是猶鳳鳴而鷲翰。雖
胸中有萬卷。身為行祕書。謂之不讀書。

康節曰。學不至於樂。不可謂之學。又曰。學在不止。故文中子云。沒身而已。即曾子死
而後已之說。

學貴有常。而悠悠害道。循序而進。與日俱新。須以人形己。自課其功。然後有所激於中。勇果奮發。不能自己。

司馬溫公曰。某視地然後敢行。頓足然後敢立。

劉極齋。蜀人。名宏濟。遇誕日必齋沐焚香曰。父憂母難之日。此守伊川生日不事飲宴之說。香龍困說

東萊曰。治言而不治氣。雖有正禮大義。反為忿怒所敗。不足以解紛而失和氣。豈不甚可惜哉。

鄒道鄉曰。多言不如寡言。寡言不如不言。和緩而言。則有條理。而人不厭。可以交。可以母交。交多濫。

元城先生作孫莘老寄老菴記有云。惟賢者未嘗不量己而受任。未嘗不畏滿而知止。又云。凡居地上者。莫非寄也。寄則非我。知非我則無所攀戀。故無往而不逍遙。嗚呼。寄老於軒冕富貴之間者。危殆傾欹之患。日至。寄老於山林泉石。而人莫與之爭。可謂知所寄矣。不亦仁且智哉。

南軒先生曰。為學不可全恃明快。要當思量到遲鈍處。問如何却要遲鈍。曰。一向從

明快中去。豈不有失。須反復致思。於遲鈍中下工夫。然後能有諸己。

項平菴曰。人生一世。誰能獨佚。但當明其不可息之說。而勉吾之倦。則所遇無險易而安矣。又曰。處事者必驗之心。自心不安。則人心不服。人心不服。則己不得安。又曰。讀書觀物。必盡用以治己。則不枉用功。

先儒謂貞志苦心之士。如飢不忘食。渴不忘飲。病不忘醫。流落不忘故鄉。求一日之安不可得。豈肯悠悠玩歲月邪。又曰。日用應酬無非是學。但有主則明。無主則昏。又曰。下學而上達。其事則下學之事。其理則上達之理。一進則俱進。此三則皆足為學者立儒志。開迷途。

陸賈新語云。長於變者不可窮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以怪。審於辭者不可惑以言。達於義者不可動以利。是以君子廣思而博聽。進退循法度。動作合禮儀。聞見欲衆。而采擇欲謹。學問欲博。而行己欲敦。

先儒云。詳於法禁者。有法外之遺姦。工於術謀者。有術中之隱禍。

學貴乎問。聖賢立教及經書所言。不一而止。晦菴先生無書不讀。啟棘賓商。猶作書與誠齋。託轉問於周平園。先儒為學。其勤篤好問。乃如此。

晦菴先生云。劉元城與劉壯輿說。某人字畫不正。必是心術不明。年來後生寫字多破體。不思東晉時。江東分王。元氣圻裂。風俗澆漓。清談誤國。字畫何取。盛唐及宋初。諸公字畫重厚。何嘗破體。今或多或少。妄為增減。佩觿集云。點畫之間。有關造化。况一點一畫不同。聲音便別。歐陽公嘗言。所謂法帖者。率皆弔喪候病。敬睽離。通問訊。施於朋友。不過數行而已。高文大策。何嘗用此。甚至刊為字本。以誤學者。姚牧菴近刊五經文字於甯國路學。正救之意深矣。

古人每觀人於舉動瞻視之間。而知其心事。鬪伯比謂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鄭伯如晉。拜成授玉。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視流而行速。宜不能久。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紕疵謂智伯曰。韓魏二子。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孟嘗君謂公孫戍子何足之高。志之揚。戍以象牀之事對。如此類多。姑舉此數事。前漢五行志言之尤詳。

方蛟峯八字格言。富莫大於蓄道德。貴莫大於為聖賢。貧莫大於不聞道。賤莫大於不知耻。仕能行道之謂達。貧不安分之為窮。流芳百世之謂壽。得志一時之謂夭。前輩有云。讀書生計疎。耕田子孫愚。二者莫御作偏廢。傳家為永圖。此意甚好。士以

耕讀為上。屢見棄田謀富者被誤多。

天兵南下時。疊山謝先生率眾勤王。潰散而逃。兵至上饒。拘謝母。必欲得其子。母曰。老婦今日當死。不合教子讀書。知禮義。識得三綱五常。是以有今日患難。若不知書。不知禮義。不識三綱五常。那得許多事。老婦願得早死。且語言雍容。畧無愁歎之意。主者無如之何。遂釋之。

鉛山葉有大說。

柳仲塗云。古文非在辭澀言苦。使人難讀誦之。在於古其理。高其意。隨言語短長。應變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謂古文。

張文潛云。自唐以來。至今文人好奇者不一。甚者或為缺句斷章。使脈理不屬。又取古人訓詁。希於見聞者。衣被而說合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或得其句。不知其章。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

史記之文。其意深遠。則其言愈緩。其事繁碎。則其言愈簡。此詩春秋之意。

柳子厚設漁者對智伯。效國策莊辛對楚襄王。辛三喻入蔡靈侯事及襄王。共五段。子厚亦三喻引太公遇文王。發智伯之問。以三脚證前。凡六段。文字比國策尤縝密。但結尾于文王何有。下說智伯處。比國策似乎猶欠。五峯假陸賈對。皆堯舜三代之

事與二者不同。議論正大。規模宏闊。後分九段。包括漢事無遺。誠為傑作。不可一概觀。

昔嘉定沈宰璞論作文。以艱得之。以艱出之。其文必澀。以艱得之。以易出之。其文必平。以易得之。以易出之。其文必率。

李方叔言。人之文章濶達者。失之太疎。謹嚴者。失之太弱。

昌黎答張籍書。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眾人辨也有矣。東萊批。使事牽引。以無為有。因彼借此。才使正事便不是。此文字所以好。旁影甚佳。東坡范增論。說羽弑義帝。增必力爭而不聽。正用此法。送文暢序。結句連下五個也字。如破竹一段工夫極大。

柳文晉文公問守原議中云。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得謀於卿相。而獨謀於侍人。東萊批。說朝與宮。卿相與侍人。下四句不合事。所謂異樣不俗。下承上。況當其時。不泛言議之臣乎。此一句生下句。亦應卿相如貫珠。

東坡扶蘇論云。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此句最響。乃用史記吳王濞傳。恐上誅之。計乃無聊。積威信之劇。即太史公積威約之漸。句法同而意殊耳。

晦菴先生謂歐蘇文好處。只是平易說道理。初不曾使差異底字換却尋常的字。又曰。作文字須是靠實說。不可架空細巧。大率七八分實。二三分文。歐文好者。只是靠實而有條理。

俞堪隱云。文字且要體面。平時習為締繪工夫。氣象淺促。手段拘攣。他日宦達。凡議論奏疏代言。則不能脫此格局矣。

陳同甫作文之法曰。經句不全兩。史句不全三。不用古人句。只用古人意。若用古人語。不用古人句。能造古人所不到處。至於使事而不為事使。或似使事而不使事。或似不使事而使事。皆是使事來影帶出題意。非直使本事也。若夫布置開闔。首尾該貫。曲折關鍵。自有成模。不可隨他規矩尺寸走也。

放翁與兒輩論李杜韓柳文章絕句云。吏部儀曹體不同。拾遺供奉各家風。未言看到無同處。看得同時却有功。示子詩云。六藝江河萬古流。吾徒鑽仰死方休。沛然要似禹行水。卓爾孰如丁解牛。老憊簡編猶自力。夜深燈火漸當謀。大門舊業微如綫。賴有吾兒共此憂。時公七十九歲矣。又云。得道如良賈。深藏要若虛。孤學詩云。家貧占力量。夜夢驗工夫。已上數詩。皆有益學者。宜玩味。

晦菴象山二先生。不惟以書往復辨無極。鵝湖倡和。尤見旨趣。象山詩云。墟墓生哀宗廟欽。斯人千古最靈心。涓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太華岑。簡易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沈。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先須辨古今。晦菴次韻云。德義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過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沈。只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

廣齋老學叢譚卷三

元 盛如梓撰

漢唐盛時。文章之秀。萃於中原。其次淮漢。其次偏方。且如廣陵建安七子。始有陳琳。晉五俊。始有閔鴻。張華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唐有李邕。章彝。宋有秦觀。孫覺。孫洙。是皆昭昭然人之耳目者。南渡後。專尚時文。稱閩越東甌之士。山川之氣。隨時而為。衰盛。談風水者。烏能知此。唐詩人。江南為多。今列於後。陶翰。許渾。儲光羲。皇甫冉。皇甫曾。沈頌。沈如筠。殷遙。潤州人。三色。融。何佶。戴叔倫。金壇人。陸龜蒙。于公異。丘為。丘丹。顧況。非熊父子。沈傳師。誠之父子。蘇州人。三羅。虬。鄴。隱。章。考。標。章。碣。杭州人。孟郊。錢起。沈亞之。湖州人。施肩吾。章八元。徐凝。李頻。方干。睦州人。賀德仁。吳融。秦系。嚴維。越人。張志和。藝人。吳武陵。王貞白。信州人。王昌齡。劉昫。虛。陳羽。項斯。江東人。鄭谷。王穀。宜春人。張喬。杜荀鶴。池州人。吉中孚。饒州人。劉太真。顧蒙。汪遵。宣州人。任濤。來鵬。豫章人。李羣玉。澧人。李濤。胡曾。沙人。皆有詩名。

杜工部岳陽樓詩。放翁以為妙絕古今。余讀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親友詩。不覺涕之無從。况歸秦之願不遂。而客死焉。如日長惟鳥雀。春暖獨柴荆。即感時花濺淚。恨

別鳥驚心。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皆禹事。於題禹廟切。青青竹筍迎船出。白白江魚入饌來。皆養親事。於扶侍事切。使事如不使事。

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前輩之說未當。殊不知此就句中對。集中此法多。如獻納開東觀。君王問長卿。風物悲遊子。登臨憶侍郎。不知雲雨散。虛費短長吟。灑落君臣契。飛騰戰伐新。餘不具述。七言如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戎馬不如歸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千狀萬態。不以一律拘也。

杜詩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王荆公歌元豐云。百錢可得酒斗許。雖非社日常聞鼓。吳兒踏歌女起舞。但道快樂無所苦。元豐酒價比天寶。僅三之一。其樂何如。

武元衡相憲宗。工五言詩。夏夜嘗有吟云。坐久喧暫息。池臺惟月明。無因駐清景。日出事還生。翌日遇害。

杜牧官於金陵。寄揚州韓綽判官詩。青山隱隱水迢迢。秋盡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草未凋。今作草木凋。不見江南草木經寒之意。教吹簫。作

不吹簫。金陵志謂此詩說金陵二十四航也。揚州二十四橋之名。備載夢溪筆談。教
字見寄揚州之意。

郭汾陽功名富貴。炫耀史冊。及觀趙嘏經汾陽舊宅詩云。門前不改舊山河。破虜曾
輕馬伏波。今日獨經歌舞地。古槐疎冷夕陽多。前日之赫赫。已寂寂矣。

韓致光以文章際遇昭宗。君臣相得。欲大用之。值朱溫將篡。非獨力能支。去位而已。
不然徒死無益。觀致光過湖湘食櫻桃詩。令人愴然。時節雖同。氣候殊。未知曾薦寢
園無。合充鳳食留三島。誰許鶯偷過五湖。苦筍忍難同象匕。酪漿無復瑩蠟珠。金鑿
歲歲長宣賜。忍淚看天憶帝都。意與少陵同。尤悽惋。黃竹外有讀韓偓傳詩。堂陞中
閒飛戰塵。君臣相顧淚沾巾。百年富貴輸前輩。一旦艱危屬老臣。自古舟中為敵國。
從今君側已無人。酬恩報主他生事。偷向蠻夷老此身。

有以詩集呈南軒先生。先生曰。詩人之詩也。可惜不禁咀嚼。或問其故。曰。非學者之
詩。學者詩。讀著似質。却有無限滋味。涵泳愈久。愈覺深長。又曰。詩者紀一時之實。只
要據眼前實說。古詩皆是道當時實事。今人做詩。多愛裝造言語。只要鬪好。却不思
一語不實。便是欺。這上面欺。將何往不欺。

廣陵高爽博學多才。故人孫抱為延陵令。爽詣之。抱了無故情。爽取筆書鼓云。徒有八尺圍腹。無一寸腸。面皮如許厚。受打未渠央。出南史。卞彬傳。

羅鄴望仙詩。千金壘土望三山。雲鶴無蹤羽衛還。若說神仙求便得。茂陵何事在人間。可為服食偽學者之戒。

張橘軒與元遺山為斯文骨肉。張云。富貴倘來良有命。才名如此豈長貧。元改倘來為逼人。此為子。又云。半篙溪水夜來雨。一樹早梅何處春。元曰。佳則佳矣。而有未安。既曰。一樹。烏得為何處。不如通作一句。改一樹為幾點。壬辰北渡。寄遺山詩。萬里相逢真是夢。百年垂老更何鄉。元改里為死。垂為歸。如光弼臨軍。旗幟不易。一號令之。而精采百倍。郁作而百。倍精采。

楊慈湖道學先生。郁作老儒。有詩云。莫學唐人李杜癡。作詩須作古人詩。世傳李杜文章伯。問著關雎恐不知。李杜讀書破萬卷。豈不知關雎之義。好議論而失言矣。

靜修文集讀史詩云。紀錄紛紛已失真。語言輕重在詞臣。若將字字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殊非確論。修史自有定例。謂如其人功十而過一。本傳不書其過。十功豈不能贖一過。其過必於他傳見之。其人過十而功一。傳必書其功。謂其人豈無一善。

可書。或有當書之事。本傳不載者。必於他傳見之。其例甚多。未易縷陳。余編諸儒史說。備見之。又詠曾點云。獨向舞雩風下來。坐忘門外欲生苔。歸時過著顏家巷。說與城南花正開。此猶非也。坐忘乃莊子之說。借孔顏之名以形容道妙。非孔門實事。以此求顏子則誤矣。未可以私意立說。輕於訾毀聖賢。况顏子與聖人僅隔一壁。城南之花。豈足動其心。語意大欠冶擇。近臨江前輩著古史詩鑒論之尤詳。

陳伯通宣慰雲中人。跋而眇。自述云。肢傷一體婁師德。目眇三分李雁門。有海青馬生肺詩。頗工。金符飛下渥洼龍。鞭影輕搏六翮風。耳竅風聲聞鬪蟻。眼花雲影疾驚鴻。未容駭骨遼東老。已得英名冀北空。一縷紅塵江漢捷。天庭不為荔支紅。催薦中厨語未闌。控拳豪客簇雕盤。翠翻雲葉并刀亂。冰透霜花楚玉寒。一吮味甘牙齒滑。十分香徹鼻頭酸。夢魂不到鱸魚膾。醉眼江湖特地寬。驚呼乳盜意忽忽。微覺餘香鼻觀通。露滴冰盤藍玉軟。風生霜刃碧囊空。舞娃驚濺羅衣綠。酒客潛消醉臉紅。若使昔人知此味。羊頭爛煮不成功。

左丞崔公仲文斌。弘州人。資兼文武。重道崇儒。統兵平湖湘時。潭帥李肯齋蒞城將破。舉家自刑。繼之以火。忠義大節。天下咸知。公以詩弔云。憶昔司空撫御牀。祖龍未

死國先亡。□□□□□□□□。致使南州總戰場。湘水一川骸骨滿。有齋千古姓名香。
我來不見先生面。獨對西風酌一觴。李兩山使交趾。道由長沙亦弔云。天地由來有
廢興。義無兩大一身輕。封疆社稷若不死。婦女□□□□用生。紐解三綱重接續。仄寒
萬劫獨光明。便當配食三閭廟。啟迪民彝見太平。

廬陵胡貫齋挽文山二詩。裂指秋風感別離。乾坤人物大奇奇。生為孝子忠臣勸。死
結皇天后土知。萬折江流魚復石。千年人立首陽碑。一門史氏春秋筆。愁絕胡光入
畫時。金骨神仙玉色人。千霜萬雪見吾真。聖賢盡節心彌壽。天地為棺道不貧。河漢
橫流豪傑淚。風霆大吼鬼神嗔。先生出入騎箕尾。長現綱常四大身。

太常徐威卿贈文山詩。大元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義若漢皇封齒日。忠如
蜀將斫顏時。乾坤德澤華夷見。山斗威名草木知。只恐史官編不盡。老夫和淚賦新
詩。

張寓軒相公。少年與孫德謙於東平嚴侯府。從元遺山讀書。其歸也。命二子送行。及
別求詩。以東平二字為韻。孫得詩云。鵲山一帶傷心碧。羨殺孫郎馬首東。公得詩云。
汝伯年年髮如漆。看渠著脚與雲平。孫竟不永年。公之詩亦不知何人藏去。閱四十

年。公發汴省。分治揚州。里人高山甫。一日以元詩歸之。公喜甚。命余紀其事。或者謂德謙詩有煞孫郎。語不詳。如此則詩果有識乎。鵲山郁本作嶠山紫鵲山在齊南府嶠亦山名未詳所在

全朝學士趙秉文。奉使西夏。中途聞夏主殂而回。揚尚書之美。以詩戲之云。中朝人物謫仙才。金節煌煌使夏臺。得句逢人唾珠玉。揮毫落紙散瓊瑰。一封書貸揚州牧。半夜碑轟薦福雷。窮達書生畧相似。滿頭風雪却□回。

安西府諮議寓菴李顯卿庭。咸陽懷古詩。連鷄勢盡霸圖新。兀兀宮牆壓渭濱。指鹿只能欺二世。沐猴那解定三秦。倚天樓觀餘焦土。落日河山幾戰塵。今古悠悠同一轍。不須作賦弔前人。語意格律俱妙。有唐體。

揚誠齋昇平不在簫韶裏。只在諸村打稻聲。即東坡吾君勤儉倡優拙。自是豐年歌笑聲。

虎丘二詩。久塵黃閣侍威顏。忽擁高牙出帝關。玉佩乍辭文石陛。錦衣重到武丘山。仙殿□□潺湲起。珍羽多從杳靄閒。官大寵深難得暇。林泉憶舊是偷閒。昔見虎眈眈。今為佛子巖。雲寒不出寺。劔淨未離潭。幽步蘿垂徑。高禪雪閉菴。吳都十萬戶。煙瓦亘東南。七言丁謂。五言范文正公。皆有石刻。不惟二詩自有高下。然人品志趣皆

見之矣。

王荆公促織詩。祇向貧家促機杼。幾家能有一絢絲。可謂有恤人之心。然青苗之法。和買和雇。不恤之政。民受其害。不能逃君子之責矣。其詠商鞅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荆舒之心。盡見於此。

題浯溪中興頌。玉環妖血無人掃。詩。世以為張文潛作。實少游筆也。時被責憂畏。又持喪。乃託名文潛以名書耳。

陸放翁次韻李季章參政。焚香黃閣退朝歸。道話時時正要提。九十老翁緣底健。一生強半是單栖。贈王伯長主簿詩云。學詩大畧似參禪。且下工夫二十年。君要親嘗獅子乳。法須盡吐野狐涎。幾人錯會先師話。吾輩元齊古佛肩。天遣放翁窮不死。茶山鉢袋未曾傳。觀此詩可易言哉。

追懷曾公詩云。律令合時方妥帖。工夫深處却平易。老君洞石刻。記唐明皇嘗遇老君於此。公詩云。太清宮闕俱煨燼。豈亦南來避賊鋒。題傳神。白髮蕭蕭雖備矣。時來

或將渡遼師。

李英公平遼東時年八十餘

公集載獨孤策。字景畧。河中人。工文善射。喜擊劍。一世奇士也。有自峽中來者。言其

已死。感涕賦詩。有云。氣鍾太華中條秀。文在先秦兩漢間。寶劍憑誰占斗氣。名駒竟失養天閑。又有懷景畧詩。喑鳴意氣千人廢。嫺雅文流一座傾。韜畧豈勞平大敵。文章自足主齊盟。其人可知。惜不成名於世。

公集載城南陳翁以賣花為業。得錢悉供酒家。不能獨飲。逢人輒強與共醉。一日過其門訪之。敗屋一間。妻子飢寒。此翁已大醉矣。殆隱者也。為賦詩一首。君不見會稽城南賣花翁。以花為糧如蜜蜂。朝賣一株紫。暮賣一株紅。屋破見青天。盎中米常空。賣花得錢付酒家。取酒盡時還賣花。春春花開豈有極。日日我醉終無涯。亦不知天子殿前宣白麻。亦不知相公門前築堤沙。客來與語不能答。但見醉髮覆面白鬢髮。公示子聿絕句。儒林早歲竊虛名。白首何曾負短檠。堪歎一衰今至此。夢回聞汝讀書聲。

孝宗命洪邁編唐人絕句總萬首。賜黃金百兩。事見本集。劉朔齋宣城得代。以詞別吳履齋末句云。想綠野堂邊。劉郎去後。誰伴老裴度。履齋見之垂淚。送金百兩。當日憐才如此。

理宗聖學高明。尤工於文。周漢國公主薨誌銘。詔楊平舟撰挽詩。以劉後村為第一。

孝謹親顏悅。溫恭婦德修。鵲橋方紀節。鸞扇忽驚秋。魯筆王姬卒。湘弦帝子愁。願言寬聖抱。已返藥宮遊。賜館恩通內。妃榮詔卜鄰。來應自仙佛。去尚戀君親。望送龍綃溼。封崇鶴表新。不能秉彤管。羞愧作詞臣。

何探花夢桂。留中齋知舉日。及第留歸。贈以詩。昆明灰劫化塵縑。夢覺功名黍一炊。鍾子未甘南操改。庾公空作北朝悲。歸來眼底吳山在。別後心期浙水知。白髮門生羞未死。青衫留得裏遺尸。

中丞容齋徐公。人物魁岸。襟度寬洪。文學吏才。筆不停思。題萊州海神廟云。龍宮高拱六鼇頭。一合乾坤日夜浮。貝殿走珠蛟構室。戟門烘霧蜃噴樓。中原右顧真孤島。外域東漸更九州。咫尺琛航倭濊近。好將風浪戒陽侯。通之狼山僧舍有墨蓮。公肆筆成長篇。尤工綴。建臺揚州日。確齋荀公。雪樓程公。校官胡石塘。唱和無虛日。亦一時之文會也。

左丞崔公仲文題金山詩。浩浩長江天際來。中流砥柱獨崔巍。風搖萬壑秋聲動。潮捲千堆雪浪回。山勢參差現靈鷲。海波遼濶隔蓬萊。夕陽不盡登臨意。倒瀉滄溟入酒盃。

宣慰耶律柳溪詠剪子詩。體出并州。性自剛。篋中依約冷光芒。雙環對曲蜂腰細。疊刃齊開燕尾張。慣愛分花沾雨露。偏憎裁錦破鴛鴦。可憐戍婦寒窗下。一翦邊衣一斷腸。

平陽士友周燾。昔侍親揀仕於淮。年少工文。年二十餘。請浙漕舉。寓揚旅邸。一日諸公以詩言易。衆未知周之才。周亦鄙衆之作。因次韻而成。衆咸敬之。循環一理。到于今。根本崇陽在抑陰。姑謹初爻防躑躅。同人大義孰知音。欲扶鼇極綱常事。先識羲皇造化心。與學直須關世教。凭欄對雨自清吟。理義精到。屬意尤深。聞兵革中不得其死。哀哉。

劉太保三奠子念。行藏有命。煙水無涯。嗟去鴈。羨歸鴉。半生身累影。一事髮成華。東山客。西蜀道。且還家。壺中日月。洞裏煙霞。春不老。景長佳。功名眉上鎖。富貴眼前花。三杯酒。一覺睡。一甌茶。

李屏山樂府。幾番冷笑三閭。算來枉向江心墮。扣光混俗。隨機達變。有何不可。清濁從他。醉醒由己。分明識破。待用時即進。舍時便退。雖無福亦無禍。你試回頭覷我。怕不待崢嶸則箇功名半紙。風波千丈。圖箇甚麼。雲棧揚鞭。海濤搖棹。爭如閒坐。但鐫

中有酒。心頭無事。葫蘆提過。

曹東跋赴省。陸行良苦。以詞自慰其足云。春闈期近也。望帝京迢迢猶在天際。懊恨這一雙脚底。一日廝趕上五六十里。爭氣扶持我去。轉得官歸。恁時賞你。穿對朝靴。安排你在轎兒裏。更選箇弓樣鞵。夜間伴你。

王澡落梅詞。疎明瘦直。不受東皇識。留取伴春應肯。萬紅裏。怎著得。夜色何處笛。曉寒無那力。若在壽陽宮裏。一點點。有人惜。蕭秦來梅詞。十霜萬雪。受盡寒磨折。賴得生來瘦硬。儘不怕。角吹徹。清絕影也別。知心惟有月。元沒春風情性。如何共海棠說。皆佳作也。二公命意措辭。大畧相似。王四明人。有瓦全集。蕭臨江人。有大山集。

陳藏一雪詞。譏賈扶壑。沒巴沒鼻。霎時間做出漫天漫地。不論高低并大小。平白教都一例。鼓弄滕神。招邀巽二。一恁張威勢。識他不破。至今道是祥瑞。最是鵝鴨池邊。三更半夜。誤了吳元濟。東郭先生都不管。挨上門兒穩睡。一夜東風。三竿紅日。萬事隨流水。東皇笑道。山河元是我底。

甄龍友題赤壁。蛾眉仙客。四海文章伯。來向東坡遊戲。人間世。著不得。去國誰愛惜。在天何處覓。但見尊前人唱。前赤壁。後赤壁。

北方士友傳沙漠小詞三闋頗能狀其景。
瘦藤老樹昏鴉。遠山流水人家。古道西
風瘦馬。斜陽西下。斷腸人去天涯。平沙細草
斑斑。曲溪流水潺潺。塞上清秋早寒。
一聲新雁。黃雲紅葉青山。西風塞上胡笳。
月明馬上琵琶。那底昭君恨多。李陵臺
下。淡煙衰草黃沙。

庶齋老學叢譚卷四

元 盛如梓撰

四六文字變於後宋。南渡前只是以文叙事。不用故事堆垛。末年尚全句。前輩謂賦體也。或無裁製。塞滯不通。且兄長使人厭觀。作者用之。方為得體。如程學士垵寧宗遺表云。雖不明不敏。有慚四海望治之心。然無怠無荒。未嘗一日縱己之愆。人以為畫就一寧宗。傅伯壽行晦菴先生辭次對職名制。前受之是。今受之非。詎能無惑。大遜如慢。小遜如偽。夫豈其然。云云。厭承明。勞侍從。既違持橐之班。歸鄉里。投生徒。往究專門之學。馬碧梧賀江古心除湖南帥。帝咨四岳。公領三湘。壯猷先啟於戎行。方叔蒞止。美化旁行乎南國。周公主之。楚水無波。衡雲早霽。云云。鈇鉞下青冥。固爾居莫如南土。衮衣立霄漢。用我者其為東周。洪暘巖賀碧梧除同簽。以子寧武圖功。方切憂民之務。亦唯舊人共政。豈容避野之遺。云云。填海之志難酬。出山之泉易濁。燭之武老矣。愧不如人。樂正子強乎。喜聞與政。

呂正獻公為侍從。聞濂溪周先生之名。初不相識。力薦於朝。自常調除轉運判官。先生以啟謝云。在薄宦有四方之遊。於高賢無一日之雅。當時風俗猶可想見。馬碧梧

薦文山。文山謝云。大人格心。正君而國自定。宰相有體。薦賢而人不知。

文山曾遭某人彈章。後為交代某官通啟云。率爾而言。聊責春秋之備。所過者化。何傷日月之明。文山回云。人生何處不相逢。豈宜著意。世事轉頭皆是夢。便可忘言。

前輩謂科舉之法。雖備於唐。然是時考真卷有才學者。士大夫猶得以姓名薦之。有司猶得以公論取之。如吳武陵以阿房宮賦薦杜牧。必欲真首選是也。宋自淳化中。立糊名之法。祥符中。立謄錄之制。進士得失。始一切付之幸不幸。雖歐公欲黜劉幾。坡公欲取李廌。不可得矣。士捨科舉之外。他無進取之門。苟有毫隙可乘。則營回以趨之。盲法以為之。明知其罪。不暇顧矣。

金國議以時務策試。無諸生。興女直進士科。禮部以所學與詞賦勞佚不同。不可

槩稱進士。詔耶律公定其事。公謂進士之科舉。興於隋大業中。始試策一道。唐初不改。至高宗時。雜以箴銘賦頌。臨時不一。逮至文宗。始專用賦。既進士初設。止試以策。而今女直諸生。以策試進士。於理為得。世宗大悅。遂施行。女直進士科自此始。

理宗淳祐七年殿試。上訝士人入遲。左右言尚書鄭宣潛建議。搜懷挾。上曰。非所以待士。詔勿搜。後入者皆免。遂為例。不搜。聞濟南名士楊叔能入試院。見搜懷挾。曰。待

士之禮不如此。遂不試而出。

劉元城先生云。詩賦經術皆是朝廷取人科目。使如三代兩漢晉魏之時。採取名譽。豈不得人。殿試用詩賦策問。固無優劣。人以得失為重。豈敢極言時政闕失。自取黜落。朝廷設科無有難易。只以四句詩取人。人亦來試。亦有得失。或使盡治五經十二七郁作史。人亦來試。况登科之初。未見人才。及仕官方可別君子小人。

馬碧梧知貢舉日。有事宜狀論科舉文字之弊。末云。國家三歲取士。非不多矣。上之人猶有乏才之歎。下之人猶有遺才之恨者何也。士一日之長。不能究其終身之抱負。有司一時之見。又不能罄士之底蘊。於是新進小生。有以詞藝偶合而獲選。醇儒碩學。有以意見稍拂而見遺。豈不重可惜哉。祖宗時常有度外之事。如張詠得以舉首而遜其友。宋郊得以第一而與其兄。又如孫復蘇洵雷簡夫姚嗣宗之徒。何嘗盡以科目進乎。先帝嘗采士論。命山林逸士以初品官。而使之分教矣。臣願續此意而充廣之。是又於常尋尺度之中。略出神明特達之舉也。若悟少年高科而有此論可謂盛德百世之下使人景慕

宋神宗慶歷中。嘗賜遼使劉六符飛白書八字。曰南北兩朝。永通和好。六符知貢舉。即以兩朝永通和好為賦題。于時舉場只以時事為題。此意最好。可以覘人之才。如施

宜生至金國試天子日射三十六熊賦。呂申公試卷對春秋論語默義各十條。多者無百字。少者才五字。偶不記。即云未審。可見古人真實。春秋五通。論語四通。雖不通者多。亦不黜落。目王荆公熙寧變法。科舉之文始日弊矣。

孝宗乾道中。用王柁為起居舍人。又兼權中書舍人。柁字嘉叟。初登孫也。辭以臣無科第。上曰。眼前中科第者。皆不及卿。然科第者。假此入仕耳。其高才碩學。皆及第後讀書之功。

裴晉公貞元中。作鑄劍戟為農器賦。其首云。皇帝之嗣位三十載。寰宇鏡清。方隅砥平。驅域中盡歸力穡。示天下不復用兵。

白樂天一舉及第。時年二十七。詩曰。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省試賦。性習相近遠。破云。下自人。上達君。咸德以慎立。而性由習分。李涼公大奇之。

李慶孫有文名。所謂洛陽才子安鴻漸。天下文章李慶孫。時翰林學士宋白。亦以文名。慶孫嘗謁白。弗為禮。白翰長。所以得名者。仙掌賦耳。以某觀之。殊未為佳。白愕然問其故。曰。公賦云。旅鴈宵征。訝控弦於碧漢。行人早起。疑指路於雲間。此乃拳頭賦也。白曰。君柳有欲何云。某一聯云。賴是孤標。欲摩挲於霄漢。如其對峙。應撫笑於人。

襄曰遂重之。

唐以賦取士。韻數平仄元無定式。有三韻者。花萼樓賦以題為韻。有四韻者。莫英賦以呈瑞聖朝為韻。舞馬賦以奏之天庭為韻。有五韻者。金蓋賦以日華川上動為韻。有六韻者。止水翹翹人鏡等賦。有七韻八韻者。其韻有三平五仄者。有五平三仄者。有六平二仄者。至宋太平興國三年方定。

孝宗朝麻城縣鄭顯文遣男之翰經御史臺論吳曾所著漫錄事涉謗訕。臣僚奏吳曾不合以此等言語印行。然鄭之翰告訐不可長。上曰。告訐之風豈可長。令併行遣。吳曾鄭顯文可各降兩官。之翰送興國軍。聽讀臣僚又言。切以告訐之惡。古今之所共嫉而不赦者也。陛下患風俗之不美。至於下明詔。丁寧戒飭。害風俗之大者。豈復有過於告訐者乎。為士至此。其人可知。倘不深誅。無以戒後。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上曰。繳得極是。有旨。鄭某已降兩官。仍罷新任。之翰送汀州編管。後京相仲遠愛其書。遂版行於世。

高宗置甲庫。凡乘輿所需圖畫什物。有司不能供者。悉取於甲庫。百工技藝精巧。皆聚其間。禁中既有內酒庫。而甲庫所釀尤勝。以其餘沽賣。頗侵戶部課額。吏部尚書

張燾因對論甲庫。羊工巧以蕩上心。沽良醞以奪官課。教坊樂工。員數日增。俸給賜賚。耗費不貲。皆可罷。上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明日罷甲庫諸局。以酒庫歸有司。減樂工數百人。

紹興二十七年。除民間耕牛之稅。

孝宗至明遠樓下。顧謂皇太子曰。近日資治通鑑已熟。別讀何書。對曰。經史並讀。上曰。先以經為主。史亦不可廢。

乾道八年天申節。知光州滕瑞奏。臣自書聖壽萬歲四字。約二丈餘。用絹褶投進。上曰。滕瑞不脩郡政。以此獻諛。特降一官。

南軒先生赴靜江。至羊樓橋市。方食。吏執名紙立於庭下。食畢。先生呼吏見客。曰。已留名刺去矣。曰。吾無語。爾輒遣之。速請來。市僅數家。一呼皆至。衣冠鄙陋。舉止

周章。先生歷問其讀何書。各勉以學而退。宇文正甫曰。此輩便不請見。亦何害。先生曰。吾親却不知某意。荒涼小市。有此三兩人。已自難得。彼以儒名於一市。見一官員

不得。將擲掄於市人矣。誘而進之。亦勸之道。

先生赴江陵。僮僕僅二人。及入境。又悉遣歸。或問親隨止二人。今若遣回。恐官所不

可無親僕。先生曰。到官所何患無人。若帶親僕。稍防閑不謹。便生事端。

馬方山天驥龍游人。家貧好學。行供衢庠。宿齋課業。學鄰郡之射圃。一日有箭射於齋中石榴樹上。馬曰。吾甲子石榴木。今秋必發薦。衆哂之。是年果預計偕。一舉及第。御試第二名。任至宰執司。造化者示其兆矣。

馬裕齋帥越日。春閱武主將張某。統軍下教場。福王令諸僕被甲擒去。責其不下馬。懸於王門。捷之流血。公於是夜託辭請諸僕解紛。至則皆刺配之。事訖具奏。理宗下詔撫諭。福王移食嘉興。馬某別加旌表。詔旨責王尤峻。末云在弟則封。雖是聖人之德。齊家以治。將期天下之平。此與魏絳戮揚干僕相類。晉侯欲殺絳。絳有辭幸免。理宗賢於晉君遠矣。

昔在宋時。建制闡於揚。事大體重。既兼州事。又以調度浩繁。仍兼鹽司財計。可以那融。倉場庫務尤多。倉有常平。屯田樞管大軍平糴。交受趙節齋。又建百萬倉。庫有軍資。激賞錢物。分制司帥。司有搞賞公使者四。又有受給排辦從物等庫。酒庫有都造公使。整暇集思。酒舊名雲液。坡詩揚州雲液。却如酥。後名瓊花露。場有都木造船。製造備禦柴場十。椿積柴場二。販賣柴場二。炭場三。馬草場二。都作院。麵院。貢院。糯米。

場。豬場。鹽倉。警場。便民解庫。惠民藥局。

揚州寶祐城。賈秋壑開閫日築。不仰科降。於諸色科名錢那辦。申省狀云。計厥費為楮一千三百餘萬。米九萬五千餘石。錢穀之問。不及廟堂。皆某連年銖粒搏節。迄濟斯用。又云。照得此城高深廣袤。無異一郡。舊名堡城。不當用既廢之名。今名寶祐城。是役也。用軍三萬人。日羹飯三頓。支擔索靡屨等錢。番更將士。民不知役。五日小犒。十日中犒。一月大犒。有違令者。以軍法從事。重則處死。賞罰必信。無敢謹謹。始於二年七月十五日。至三年正月二十日告成。

公自江陵易閫兩淮。方三十歲。有錢以詞者。後云握虎符。持玉節。佩金魚。三十正當方面。此事世間無。寄語東淮父老。奪我詩書元帥。於汝抑安乎。早早歸廊廟。天下盡歡娛。亦當時之豪傑也。隨行銀數十萬兩。黃金數萬兩。皆其所蓄。沿淮巡警犒賞過半。如城海州。城通州。城寶應。朝廷科降不足。皆捐助之。惜乎拜相之後。恃功固位。怙寵專權。度宗待以師相。言聽計從。凡勳名相軋者。皆忌害之。子孫至於流離丐貸。不能防滿。不知歸老。以致亡國殺身。然而天命有歸。宋祚當盡。抑非人力所能及也。印習隱開閫澧上。未半載。一夕二鼓後。喚直宿都吏劉某曰。市河淤塞。今欲疏鑿。其

長幾何。合用幾人幾工。劉曰：長二千丈，用二千人，倒塌去水，二十日可畢。合用器具於附城莊農科借。公曰：如此則又擾民。令都作院造桶一千副，都木場檢木縛脚道二千人，日支食錢五日一稿，半月畢工，民不知也。

公寓居常熟制閫，接人至官屬將吏，各持榜書名，以次參至柴牙部頭某人。公曰：甚感爾來。揚州軍民數十萬家，柴甚艱得，我蒞任後，如一日缺柴，便斫了爾頭。其人聞之股慄，到任官為籍定船，各與牌號。某日膏畢，去限某日柴到，稍遲本人自往催，時刻不違。到日於某官廳呈樣，每束幾斤，每貫合買幾束，每船插標示之，人自擇買。東淮飛蝗，公令驅逐過江，或曰：朝廷恐有言語。公曰：無慮。是日西北風大作，蝗皆入江矣。邦人至今神之。

公一日升廳，例是五更初燃燭焚香署事。公令取披東排香案，對天默禱，禮畢復坐署事。少頃問諸吏：爾曹謂適禱何事。吏曰：不曉鈞意。公曰：臘月尚無雪，麥苗不長，適祈雪也。未午雲騰而微雨，薄暮而雪，入夜大作。二鼓數寸矣，三鼓銀牌批瑞雪應時。祈求感應。州治上宿官屬將吏兵卒等，第支稿一次，不下數萬貫。

公太學出身，治書義，號鐵脚雞。決事判筆如飛，有蕭某者，吉州老儒，曾攝邑簿。二子

儒業行橐稍厚。晚納一婦。豔而黠。一日攜其貲同姦夫逃去。隨獲之。公已斷罪遣離。蕭簿復令二子陳詞。乞留其婦。公判云。既已破矣。視之何益。阿范之所為如此。蕭某不得以為妻。士俊兄弟得以為母乎。恐是此狀出於蕭某之意。遣其子有請。果爾真。是日暮途遠。倒行而逆施者矣。蕭某非愛其身。士俊兄弟非愛其父。門示。門示者具衆狀各書

鈞判揭之府門。陳詞者就觀之。此乃通例。

都吏王琳二妻。次妻有子及壻。二婦常不和。琳死。有詞互訴。公判云。王琳存日。阿張因阿顧為之不平久矣。一朝琳死。阿張未必不暗以為喜也。昨張煥有詞。官司已為阿張作主。今阿張復有詞。不恤其子壻。是不恤其夫也。王琳固有不足恤者矣。不思家業何人做來。當以此為念。與阿顧子母及壻。和同過活。則鄉里以阿張為曉事。今互相攻擊。迭興詞訟。王琳肉未及冷。何忍為之。各合究斷。姑且從恕。仰遵照使府所行。如再有詞。各坐以不孝不義之罪。籍沒家產。門示。

里人周竹坡守產閒居。頗涉獵方冊。為佃客告其私酒。簽廳照條擬罪。公判云。私醞有禁。不沽賣者其罪輕。然告主之罪大。此風不可長。周某杖八十贖銅。佃者杖一百。聞者快之。

制閫每歲端午重九會諸武將小校惟射賞以錢物貼寫於侯的綴以銀碗隨所中給之各分軍隊不一而止大將擊丸賞格數善不等第一籌銀鞍馬百兩銀盆紵絲十酒五碩坐下錢三千貫西城都統孫應武衆中屢得毬不得過後止中第三籌公銀牌判云孫都統得籌雖後得毬最多且馬上換馬馳驟過人真將軍師表也可持照頭籌支送然後入筵宴罷鼓吹妓樂送九日但不射柳

可齊李公開閫日士人吳南金假館於人戀妓周惜及歸行囊枵然周亦厭之吳悔之將別飲於其家令僕碎其器具吳捶周有傷訟於官吳供狀甚文公喜之僉廳議罪其僕吳罰贖公花判云娼館寓情斯遊未免訟庭交惡有識所羞吳某以新豐逆旅之餘為樊川街吏之報傍人騎馬月束幾何命侶驂鸞風流如許但慕子雲之載酒不思元亮之無錢兩郁作半年魚水之歡迷於當局一旦鵲蚌之隙做此出場既乏孔方凡之交是宜沙叱利之屬何事風傷雨倦頓令王桂花摧甑已破矣奈何鏡欲圓而莫得鮫其知我者豈止於斯秦真少思哉不思甚矣切詳僉議不審事情止以主人之失罪僕何辜豈以營妓之詞真士於罰一筆勾斷兩家罷休吳某丞思梓里之歸休作桃源之夢周惜青狀附案勿相往來如復延納登門定行重罰

夏左丞淳祐辛亥知壽州日。北關外築圃。掘濠得廢寺基。石碣存焉。知為徐君墓。李扎挂劍處。遂於州城創寺。名崇陽。立其古碣。為兩淮諮議。一日出至市橋。有老嫗攔馬陳詞。視之大駭。嫗有夫。與公同姓名。為金山水軍統制。下海不歸。人言公是也。俾之隨馬至家。公令子孫眷屬咸出。引此嫗認之。即拜謝曰。老婦誤聽。早聞衝馬。已知不是。欲收狀不能。甘伏罪。公憐其情而厚贈之。秋壑聞之。笑謂公曰。此嫗幸遇諮議。而得錢物。此厚德也。公為小枝時。部役必使軍士歸飯。左右告例是送飯。公曰。送則各務夸美。必置魚肉。皆出強為。歸則老小團聚。隨其有無。亦仁人之用心也。

葉西澗寧海人。自政府歸。一日家廟晨香。聞外喧闐。出視。乃其子推一漁者。曰。直閣買魚。幾日不與錢。今索之見怒。既碎我巾。又加痛捶。公曰。取錢還。又取自巾加於其首。使去。公入露髻坐於廳上。不語。子拜請罪。不視。進膳不食。眷屬冠帔皆出羅拜。且告。不答。日仄未飯。遠近親鄰聚告。俾甘罪結狀。公乃言我貧士出身。草屨腿縵。自肩兩緘書箱。往臨安赴試。受幾許艱苦。入太學。忝科名。至于今日。君親之恩。未能報。爾等生於富貴。受蔭入仕。今日却凌虐細民。鄉里謂我何必庭訓之。庭訓者衆又告免。行杖也。俾責狀云。如或再犯。仍甘聞奏。追毀官誥。公訓子之道。嚴矣哉。厲竹溪說。

郎某臨安人。知東陽。如人同去。米告某人富家兒。欲强奸。不從。咬傷乳頭。追至云。即無此事。吏欲究問。公令取炊餅三箇。使各人敲而莫斷。對其齒痕。乃其夫。即杖之。人服其明決。

徐徑。歙州人。以科第道學負重名。初立朝。便有氣節。學者起敬。其甘澹泊。事親孝。誠足以法。但僻而好異。似乎素隱行怪。歸柯山。創書院。講太極。立說頗異。番士齊德勝。著太極辨。不遠數百里。訪而投之。近年吉士李起宗。作書與劉胥溪。論其學術。文字之失。不知為士者好辨邪。抑豪傑之士。眼空四海。立言之際。有不暇細思。適足以召之邪。亦為學者各有所主邪。然齊李二書中。極有好議論。

唐宋事體相似。節鎮府州各有科名錢物。可以調用。軍民積欠官債。至數十百萬緡。得以蠲放。四閩帥臣。其權尤重。吏員月給豐腴。正俸外。有添支。歲時有借請。名借而實與。或遇朝闈盛事。有特支。節臘有酒肉柴炭。皆是通例。大略一月之俸。可比三月之請。舉家溫飽。自無妄取。或犯贓污。輕則杖罪罷役。重則黥籍。子孫世守其業。有讀書登第而顯宦者。

理宗書戚畹某人。除新安郡守。馬碧梧時為中書舍人。不書行。上遣左右宣諭云。新

安待次四年。非見闕比。且與書行。決不令其赴上。朕不誤卿。

陳丞相應求知福州日。親故干謁者皆至。公設會。置五百貫於前。曰。有一聯能對者。即席奉送。三山出守。應求何以應其求。獨一後生對云。千里遠來。公使盡由公所使。昔日州郡。各有公使錢庫。供太守支用。

劉介軒。贛州人。正夫之後。性和易。號滿朝歡。門生故吏宦於四方者多。好發書。廬士。趙節齋為平江發運。公為幕僚。春谷方擢齒。抱之膝上。教以句讀。度宗在位。公八旬日。赴經筵。隆寒感疾。歸春谷守衢。謁之不能見。未幾易箒。公乃衫帽襍烏而哭之。

賻贈良厚。當時重時士大夫之禮如此。博案此條似有脫誤

衢學者宿言。留中齋所生。麓獲也。其父暮坐於庭。其獲過於前。兩目燦然如金。光采射人。問為誰。左右以獲對。後生中齋。狀元及第。官至宰相。歸附後為尚書。豈偶然哉。或者謂乃蝦蟆精。身頗充肥。中齋如之。其子叔子亦如之。放翁所記揚戩。乃蝦蟆精。亦非常人。劉庭式不絕替女之婚。而娶之。東坡詩之。事略紀之。至今為美談。后山談叢載。華陰呂君。舉進士。定妻。尋亦失明。中第而歸。女家以疾辭。呂不許。遂娶之。生五男。皆中進士第。其一人丞相。汲公是也。惜事略不紀。非后山則世無聞焉。

趙清獻公未第時。鄉之戶家陳氏。延之教子。其母歲與新履。公鄉薦。陳厚贖其行。隨以家貧。用而告乏。復贖之。亦然。陳乃遣人齎行囊。送入京。一舉及第。仕宦顯。陳之子後因人命事繫獄。或曰。爾家昔作館趙秀才。今顯宦於朝。可以為援。陳乃謀諸婦。婦曰。翁當親行。我仍製履送之。翁至汴。闔人不為通。翁俟朝回。揖于馬前。公命之入。即送其履。公持而入。良久乃濯足穿以出。叩其求意。翁言其故。公曰。且留書院。經旬餘不答所言。乃申之。唯唯而已。月餘告歸。公曰。且寬心。兩閱月。公以翁家問示之。其子已貸命矣。公但使親僕至衢。日送飯獄中。主者聞之。得從末減。衢士至今言之。

喬孔山平章。東陽人。未第時。每夜提瓶。沽油四五文。藏於青布襟袖中。歸然燈讀書。本縣周押司。日見而擲掄之。故觸瓶污衣。孔山及第。不十年為浙東帥。本縣夏綱。絲綿至。判云。排軍押出本縣押司周某。限幾日。一邑驚駭。何謂其人。自分必死。輕則黥籍。及至呈到狀。公不判。亦無語。旬日再呈。亦然。月餘又呈。公令押出。公曰。周押司無恙否。周再拜告。乞免性命。公但指其座云。此座是秀才。都有分來坐得。今後休欺凌窮秀才。送一十貫壓驚。放之。

方干造王大方。連跪三拜。因號方三拜。跪如今人之禮。非稽顙。宋某者。以劄千秋壑。

頓首萬拜。因號朱萬拜。

薛居正宅在汴昭德坊。居正父仁謙。仕周為太子賓客。致仕。初仁謙隨唐莊宗入汴。其宅為李賓所據。仁謙復得之。人告賓密藏金帛於宅後。仁謙命其屬盡出所藏。方遷入。

楚昭輔以疾致仕。太宗臨問。訝其宅湫隘。命廣之。昭輔奏恐侵鄰地。帝嘉之。賜銀萬兩。令別市大第。昭輔卒不易。

徐常侍鉉。自江南入汴。居五龍堂側。宣徽角觚士。遇內宴必先習於其中。一日坐道齋誦黃庭。聞外喧甚。遣童視之。回白。眾常侍習角觚。鉉笑曰。此諸同僚難與接。懼也。蓋鉉與角觚士皆稱常侍。可發一笑。鉉至汴市宅以居。後見宅主貧甚。鉉曰。得非舊宅。虧價而至是耶。余近撰碑。獲潤筆二百千。可償爾矣。其人堅辭不受。亟命左右輦付之。

沈存中博學無所不通。晦菴亦嘗稱之。觀其明天文律歷音樂醫藥之類。誠足多尚。然說置閏之法為異。謂見於經者唯堯典。太古以前未知如何。今乃專以朔定十二月。而氣反不得王。此月之政。或時雖已春。猶是冬氣。或歲猶未盡。已得新春。異者用十

二氣為一年。立春之日為孟春之一日。餘準此。大盡三十一日。小盡三十日。歲歲齊盡。永無閏餘。文多不盡述。且謂此論必見怒於當世。千載之後。必有用余說者。

揚城之西有園。西域人種植。每歲以無花果。醞醋供御案。內則注。無花而實者名栴。江東人以揚梅煎汁飲之。內則名醞。挑諸梅。諸即道也。又曰。濫即乾捺也。

故蜀別苑在城都西南十五里。多梅。有兩大樹。大橋如龍。人謂梅龍。苴意人取其實為米炊飯。香美。唐安所出。尤奇。

巢菜有大巢小巢。大巢即豌豆之不實者。小巢生榴畦中。東坡所賦元脩菜是也。吳中名漂。搯草。一名野蠶豆。人不知取食。且放翁詩曰。此行忽似暮津路。自候風爐煮小巢。

放翁與村鄰聚飲詩。蟹供牢九美。魚煮膾殘香。自注。聞人懋德言。餅賦中所謂牢九。今包子也。又有食野味包子詩。疊雙初中鵠。牢九已登盤。或謂牢九者。牢九也。即蒸餅。宋諱九字。去一點。相承已久。未知孰是。

士大夫詩詞用招隱事。如使之休官歸隱者。與出處不合。朱文公注此篇。視漢諸作。最為高古。亦託意以招屈原。謂山谷中幽深險阻。非君子之所處。故結句云。王孫歸

來山中今不可以久留。如放翁詩云。諸公共賦反招隱方是。

昔日僧道雲遊。至於寺觀。有六驗方留。一度牒。二公據。三戒牒。四免丁由。五帳尾。六假狀。

東坡響簧鐵杖。長七尺。重三十兩。四十五節。嵇康造。

見耶律雙漢文集

王子猷謂竹為此君。白樂天謂酒為此君。

丁晉公有圖書曰化鶴之畜。時人稱為鶴相。

前輩謂酒用於饋祀宴集以成禮。若常飲則商刑所做。彝酒則周誥所戒。無故日飲。則神昏思亂。安保其不舛謬哉。士有傾囊酣飲。於買書則吝而不屑。惜哉。

黃白之術。初大茆君因丹陽歲歉。人多餓死。取丹頭點銀成金。化鐵為銀。以救饑者。故後人煨粉點銅。名曰丹陽。以死砒點銅。名曰點茆。或名隔窻取母。或名玉女翻身。如漢王陽。叟敬唐成。弼宋王。捷為之。以助國用。不可謂世無此法也。但得之者如龜毛兔角。為之致禍者十常八九。如韓魏公。明道東坡得之而不為。陳公亮為之。即病指疽而死。或為之以成緣事。不私用一錢。如克文禪師。顏持約是也。或遇仙授而亦不為。如夷堅志載。陽大明野語載。許公言是也。春渚紀聞第十卷。皆說此事。凡十餘。

條無非勸戒。近代雲間儲君泳者。祛疑說。尤詳備。謂學之者多致敗家。皆仁人之用心也。余謂彼有此術。自能致富。惟恐人知。豈肯向人說。故能者不說。說者不能。神仙傳授。必擇可付之人。不待其求。不要其謝。自眩其能。乃是騙術。欲學之者。已懷欺詐。此鬼神之所不容。可謂學道之士乎。黃竹外文集載陳珪左道。今江湖間此輩甚多。謂之熬客。近觀中州為政九要。謂人自取貧者有十。一要貧。學燒銀。其言簡而切。因書之以為規刺學偽者之戒。

章德元嘉溫平陽人。性喜靜。文筆立成。講解精到。時官廷之師席。偕詣京師。咸推重之。獻漢圖會同賦。諸公稱賞。列薦。除翰林編修。滋職將二年。其父寄以詩云。九十翁翁七十兒。此時那可兩分離。客鄉已是三年別。人世應無百歲期。春鴈北飛頻送目。夕陽西下幾顰眉。何如及早成歸計。莫待山榴開滿枝。即告歸侍焉。

庶齋老學叢譚卷四終

附記

郁君名禮。字佩先。潛亭其自號也。錢唐諸生。家世素封。儲書充牣。潛亭又增益所未備。成鉅觀焉。時小山堂趙氏藏書。業已散佚。所餘殘帙。尚多異本。君悉力購之。家在城東。去厲徵君鶚樊榭山房不一里。傳錄其祕冊尤多。徵君沒。其家出所著遼史拾遺手彙。要索厚價。久之不售。君以四十金購焉。中間尚缺五十紙。百計求之不得。一日與予步至青雲街。見拾字僧。肩廢紙兩巨簾。檢視之。皆厲氏所棄。徵君平日掌錄遼史遺事在焉。亟市以歸。焚如亂絲。一一為之整理。開戶兩月。綴輯成編。適符所缺。若有鬼物陰相之者。事亦奇矣。君恂恂儒雅。與人交有晏子之風。而尤與予匿。無三日不相過。過必挾書而來。借書以去。雖寒暑風雨不為少間。藏書東嘯軒。軒額董香光所書。庭前古桂二樹。相傳明萬厯間所植。交柯接葉。清陰覆簷。室中牙籤萬軸。都成碧色。君憑几校錄。晨夕不休。經其庭闈如也。花時每招予信宿其中。時出法書名畫以相評品。或隨意抽架上書共讀。或談往事。或賦小詩。香爐茗椀。婆娑竟日。更深月上。兩人徘徊花影下。意思閒適。彷彿東坡與張懷民承天寺之遊。尚惜兩公當時不在金粟世界中耳。解衣就寢。香染自足。撲之不散。聯牀對話。往往達旦。自予移家烏

成。遂無復有此樂矣。君棄世不數年。鄴架曹倉。漸就零落。主人避客。塵榻空懸。想惟
舊時明月。流光碧樹間耳。因校刻所贈書。為之淒然擱筆。通介叟記。